漢書

一七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班固　漢書五十二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喜賓客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孝文時爲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爲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爲君臣禮也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師古曰從音千庸反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

不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親也諸竇摠謂帝外家也以吳楚之難故欲用內外之親爲將也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廼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爲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以嬰爲傅七年栗

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田南山下師古曰屏隱也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廼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閒處猶言私處也祇加懟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祇適也懟怨怒也祇音支其字從衣懟音直類反有如兩宮奭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奭怒貌也音赫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嬰然之迺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師古曰愛猶惜也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

薄也沾音他兼反今俗言薄沾沾喜音許吏反易音弋豉反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

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爲大

將軍方盛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

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猶

言末時也爲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應劭曰黄帝史孔甲所作也凡

二十九篇書盤盂中所以爲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晉灼曰案藝文志孟說

是也王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爲武

安侯弟勝爲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欲以傾諸將相師古

曰傾謂踰越而勝之也

上所塡撫多蚡賓客計策師淳曰多薦名士名士得進爲帝畫計策也師古曰塡音竹刃反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爲相必讓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有讓賢名蚡廼微言太后風上師古曰風讀曰諷於是廼以嬰爲丞相蚡爲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

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外薦之若轉車轂之爲也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也以禮爲服制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藉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師古曰滋益也說讀曰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迺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

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爲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爲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爲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方久故云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爲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詘節而下己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

二千石權移主上上廼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廼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嚮）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由此滋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第（師古曰言爲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爲上矣）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逮及也音之欲反）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而嬰失竇太后

益跡不用無埶諸公稍自引而怠驁焉師古曰驁與傲同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也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師古曰蒙冒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尉師古曰時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也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厲也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

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素所與己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師古曰走趣嚮也音奏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創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廼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夫夫爲郎中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爲代相武帝即位以爲

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彊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夫醉搏甫師古曰搏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面諛貴戚諸埶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俞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衆之中故寵薦也士亦以此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喜音許吏反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

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師古曰波讀曰陂］橫潁川［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爲此言也］夫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侍中素爲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及竇嬰失埶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音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音下恩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辟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卻爲根格］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爲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爲音于僞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喪服也］過丞

相蚡蚡從容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臨況魏其侯師古曰況賜也夫安敢以服爲解師古曰解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請語魏其具師古曰具辦具酒食將軍旦日蚤臨師古曰旦日明旦也蚤古早字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益多也夜洒埽張具師古曰洒音灑又音所寄反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曰夫以服請不宜師古曰不當忘也廼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

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屬蚡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反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謂移就其坐也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埶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師古曰謾猶詭也詐爲好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巳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師古曰與讀曰預預干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

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已俱解（師古曰兩家賓客勸於中閒和解之）夏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爲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埶劫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

將軍雖貴人也請言盡此觴嘻音强笑也音許其反 時蚡不肯師古曰不為盡觴也 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耳小語也 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女曹兒呫囁耳語師古曰女曹見猶言兒女輩也呫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 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 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蘇林曰不為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淳曰二人同號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為毀廣邪師古曰如說近之言既毀程令廣何地自安處 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晉灼曰斬頭見剌猶不止也 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 稍稍去嬰去戲夫晉灼曰戲古麾字也師古曰招麾之令出也漢書多以戲為麾字 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

也迺令騎留夫師古曰騎謂常從之騎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爲謝案夫項令謝師古曰使其拜也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師古曰戲讀亦曰麾謂指麾命之而令收縛夫也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在酈食其傳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召宗室謂請召之爲客也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師古曰於大坐中罵詈爲不敬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遂其前事師古曰遂竟也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爲出資費使人爲夫請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爲資爲其資地耳非財物也爲讀如本字蚡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爲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迕師古曰相違迕也迕音悟

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言不過失爵耳）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人知之恐其又止諫也）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柰何（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倡樂人也優諧戲者也）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

卬視天俛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念欲作反事也師古曰卬讀曰仰辟睨兩宮閒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也師古曰辟睨傍視也辟音普計反字本作睥睨音五計反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爲將立大功也臣瓚曰天下有變謂因國家變難之際得立大功也師古曰瓚說是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言其彊盛也荷音何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輘轢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輘轢謂蹈踐之也輘音陵轢音郎擊反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師古

曰拔音不霽非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馬著轅下局趣蹴小之貌也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馬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若汝也）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藉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肉而食噉也）且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此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錄錄言循衆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曰設猶脫也）上

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田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安國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禿翁何爲首鼠兩端服虔曰禿翁言嬰無官位版授也首鼠一前一郤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禿言當共治一禿翁也師古曰服說是也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齰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齰齧也音仕客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

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
使御史簿責嬰 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 所言灌夫頗不
讎 晉灼曰讎當也 劾繫都司空 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官也見百官公卿表 孝景時嬰
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 師古曰論說其事而上於天子 及
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
迺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 師古曰幸冀也 書奏案尚
書大行無遺詔 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
詔書獨臧嬰家嬰家丞封 孟康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也 迺劾嬰矯先
帝詔害罪當棄市 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 五年十月悉論灌夫
支屬嬰良久迺聞有劾即陽病痱不食欲死 師古曰痱風病

也音肥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晉灼曰服音瓝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為呼瓝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謼古呼字也若謂啼為謼服則謼音火交反服音平阜反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不得立當誰立也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

不直蚡特爲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其頼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師古曰僭擬也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廼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王

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鄉（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唯梁最親爲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爲中猶言中國也）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師古曰苛細也）梁王父兄皆帝主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趕入言警（師古曰趕止行人也警言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警入言趕者互舉之耳）車旗皆帝所賜即以嫮鄙小縣（服虔曰嫮夸也晉灼曰嫮音近嫮之嫮鄧展曰嫮好也自以車服之好曜邊鄙之邑也師古曰服說是也鄙小縣言在外鄙之小縣也）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

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
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忠孝而太
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帝言
之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
教迺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
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由
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
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
即溺之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漢
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

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而汝也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繩治也治讀如本字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請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令得之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

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閒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劒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毋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壖垣徵自殺也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爲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師古曰訹誘也音戌犯上禁橈明

法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釋解也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薨共王即位師古曰共讀曰恭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爲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

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埶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師古曰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

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爲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師古曰樹殖也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如淳曰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輓輸以爲之備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

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閑暇也投積其鞍若營壘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鴈門縣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久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

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目反）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師古曰槥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槥送致其喪載槥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槥音衞）此仁人之所隱也（張晏曰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威不

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急也音居力反至如猋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猋疾風也音必遥反畜牧爲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埶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闢次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師古曰竟讀曰境累石爲城樹榆爲

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熢燧然後敢牧馬師古曰燧古燧字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芳目反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

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爲功師古曰敺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師古曰言美惡皆見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師古曰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

士陰伏而覷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埶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廼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閒師古曰閒音居莧反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廼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爲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在鴈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大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

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重音直用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祗取辱師古曰祗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服虔曰逗

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橈屈弱也逗又音住（注）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衆也古慰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廼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曰舍止也取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耆財利（師古曰耆讀曰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

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爲國器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安國爲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蹇也上欲用安國爲丞相使使視蹇甚迺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以足疾數月蹇愈復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與田同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迺有七百餘

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冀得罷歸以爲幸也他皆類此）廼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壺遂與大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爲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杖任之也音於綺反）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

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師古曰遜順也蚡負貴而驕溢師古曰負恃也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李奇曰摯極也陵夷以憂死師古曰陵夷即陵遲也言漸卑替也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爲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虖師古曰言自己爲之非由命也

竇田灌韓傳卷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班固　漢書五十三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閒獻王德臨江哀王閼師古曰閼音烏曷反程姬生魯共王餘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江都易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謚法云好更故舊曰易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乖德故以爲謚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閒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眞是也今流俗書本云求長

長老以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師古曰眞正也留其正本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以千里爲遠而自致也繇與由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具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向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千到反山

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他皆類此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師古曰端直治理也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睿深也通也宜謚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謚者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大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為姬甘

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病死立十七年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是為河間惠王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

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閼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爲宮師古曰壖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鼂錯傳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曰廢壞也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師古曰簿皆音薄戶反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後者以其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爲王也地入于漢

爲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末年也）不喜辭（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爲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遴（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遴與吝同猶言貪嗇也）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睃嗣十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睃弟郚鄉侯閔爲王（蘇林曰郚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

不復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以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迺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

曰倚廬堊室之次也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蘇說是音女教反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師古曰女弟即妹也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師古曰幸得立其子爲易王嗣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荼恬上書蘇林曰荼音食邪反告建淫亂不當爲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爲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大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遺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愼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諠聒之意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大后師古曰謂請問起居也大后泣謂吉

歸以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王前事漫漫今當自

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言吾

為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大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

師古曰斥謂退棄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

覆其船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

曰波讀為陂雷陂陂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

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

死師古曰不救上之並死波中也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贏立擊鼓

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贏者露其形也音來果反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

或髡鉗以鉛杵舂師古曰鉛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

之課也掠笞擊也或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縱放也建觀而大笑或閉
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
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贏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
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丁奚反專爲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
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
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
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謂覆治也不獨死言欲反也覆音芳目反建亦頗聞淮南衡
山陰謀恐一日發爲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
應爲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中大夫之名號
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

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蓀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師古曰服瓚二說皆非也許愼云荃細布也字林仐作絟音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筩布之屬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圜者也音機又音譏犀甲翠羽蝯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以滅其蹤緒也後復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

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師古曰索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就其國問之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眙侯子宮為廣陵王師古曰盱音許于反眙音怡奉易王後莽簒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盭又陰痿師古

曰盭古戾字也言其性則害而很戾也痿音萎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爲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次下亦同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爲滋甚師古曰滋益也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爲太半一爲少半師古曰比類也端心慍遂爲無訾省蘇林曰爲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訾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訾財也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收又不徙置他處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爲布衣之它國師古曰之往也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師古曰究極也彊足以距

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趙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便辟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音竹仲反）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毋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單衣（師古曰或皁或布以爲單衣）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

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爲賈人榷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專榷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榷音角會音工外反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禨鬼俗也字或作譏淮南子曰荊人鬼越人譏禨祥總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禨音居衣反好爲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督視察也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師古曰徼謂巡察也音工釣反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者也陂謂傾側也音皮義反久之大子丹與

其女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爲姦甚衆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以勇敢自隨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廬求復立丹爲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謚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

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爲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爲孝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干王孟康曰今廣平是爲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爲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爲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爲遺令也能爲樂作樂之人也從死以殉葬也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

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吴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晁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爲是枉見殺也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强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絫欷師古曰絫古累字累重也欷歔欷

也音許既反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欷歎之聲則悲思益甚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荊卿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俛首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毋死無以葬廿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幼眇精微也夫眾喣漂山應劭曰喣吹喣也師古曰漂動也喣音許句反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遥反聚蟁成靁師古曰蟁古蚊字靁古雷字言眾蚊飛聲有若雷也朋黨執虎十夫橈椎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阸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

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烝庶謂衆人也臣身遠與寘莫爲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寘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爲延譽言也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在鄒陽傳叢輕折軸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紛驚逢羅潸然出涕晉灼曰言皆驚亂遇法罔可爲出涕者也師古曰潸垂涕貌音所姦反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山豉反又音丑支反明月曜夜蟁蝱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蝱音盲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昬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師古曰抪亦布散也昧暗也抪音鋪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壅壅塞也閼猶止也音烏曷反讒言之徒蠭生師古曰蠭生言衆多也一曰蠭與鋒同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師古

曰鼷小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戚屬爲帝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蘆葉也莩葉裏白皮也晉灼曰莩葭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薄鴻毛喻輕薄甚也莩音孚張言葉裏白皮非也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擯卻謂斥退也冰釋言銷散也擯音必刃反卻音丘略反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築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永長也疢病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若病如遇首疾也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

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省減也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內耽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撫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四十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糠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

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二年薨無子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朱乃發寤已之繆幸唐姬）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

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褏下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鮒鮈嗣（服虔曰鮒鮈音拘師古曰鮒音附鮈音劬字或作駙駒其音同耳）十七年薨子剌王建德嗣（師古曰剌音來曷反）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縱放也）殺二人又以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減其官屬所以貶抑之）二十四年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爲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師古曰謚法曰蔽仁傷善曰繆也）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

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謂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也師古曰孟說川也明廣貫非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弈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絝長

劒[晉灼曰成慶之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劒被服皆効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褏中刀[師古曰褏古衣褏字]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師古曰以鍼刺也鍼音之林反]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劒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忌也見音胡電反]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爲灰後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

爲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爲明貞夫人主永巷

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謂新華也盡取善繒匄諸宮人師古曰匄乞遺之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譏毀也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

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師古曰袒裼脫衣露其肩背也袒音但裼音錫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爲鍾鍾者章聲之轉也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

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非責無所怨也 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
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
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
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臝其身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
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
出之椓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橜也椓音竹角反杙音弋割其鼻脣斷其舌
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令我恐畏也今欲靡爛望
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糜其下亦同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
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
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

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爲方領上刺作黼黻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繢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迕師古曰迕逆也不敢迕昭信意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敖師古曰敖謂游戲也使其大婢爲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者也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非大

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聊賴也心重結意不舒內茀鬱憂哀積師古曰茀音拂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師古曰崔隤猶言蹉跎也崔音千回反隤音頹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以為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臝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以為樂相彊劾繫倡闌入

殿門（如淳曰彊相名也）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爲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煑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次下求其死亦同）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爲吏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爲去悖虐聽后昭信讒

言燔燒烹煑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爲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坐畫屋爲男女臝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弟爲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

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
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瘉爲廣德
王師古曰隄音丁奚反瘉音愈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
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
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大鏃之矢今之所謂兵鏑者也鏃音子木反戰守備
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所連出其事寄
於上最親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爲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爲最親其義亦同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
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

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爲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謚爲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絶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絶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三十三年薨子勃

嗣爲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梲蘇林曰音奪師古曰音他活反其字從木梲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大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媢不常在師古曰媢亦妬也媢音冒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梲爲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數音所具反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梲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梲梲怨王后及大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梲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大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大子勃私姦飲

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師古曰張騫也逮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之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梲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爲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眞定王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眞定頃王也子烈王

傴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爲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以聞大后上書昭帝閔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爲勤王師古曰勤謚也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

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閒獻王近之矣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班固　漢書五十四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師古曰在上郡北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爲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爲騎郎將師古曰爲騎郎之將主騎郎吳楚反時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

不得賞也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溫反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師古曰負恃也确謂競勝敗也确音角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匈奴侵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廣曰是必射鵰者也文穎曰鵰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鵰大鷙鳥也一名鷲黑色翮可以爲箭羽音彫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馳而逐之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爲而

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令敵意忘知之）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

鞍縱馬卧（師古曰縱放也）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從為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也）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利也音頻面反其下亦同）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刀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刀斗今在滎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鋗無緣師古曰鐎音譙郡之譙溫器也鋗音火玄反鋗即銚也今俗或呼銅銚音姚）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

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絶大莫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爲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於義乖矣省少也音所領反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師古曰簿文簿音步戶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師古曰卒讀曰猝而其士亦佚樂師古曰佚與逸同逸樂謂閑豫也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猒苦之也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

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韓安國）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閒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視也音五係反）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射也）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斬贖爲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

獵師古曰潁陰侯灌嬰之孫名彊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隴西殺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服虔曰式撫車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横木也字或作軾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竦驚也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

戚曰稜懀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懀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懀音徒濫反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師古曰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俾反以臨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爲寇故令折衝禦難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

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爲圜陳外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弓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以大黃參連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曰服晉二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

解會暮吏士無人色師古曰言懼也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弗能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時廣軍幾沒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爲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爲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樂侯是功臣表誤也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輩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

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巳下張晏曰妄猶凡也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恨悔也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巳降此廼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

産事爲人長爰臂（如淳曰臂如猨臂通肩也或曰以當爲緩臂也師古曰王國風菟爰之詩云有菟爰爰爰爰緩意也其義兩通）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訥口少言（師古曰訥亦訥字）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如淳曰爲戲求跡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乏絶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苛細也）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内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中音竹仲反）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大將軍青出

塞捕虜知單于所居廼自以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令廣幷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幷合也合軍而同道）東道少回遠（師古曰回繞也曲也音胡悔反）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群輩也）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始勝冠即在戰陳）廼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爲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

史封書與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衛青行軍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慍怒師古曰言慍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食音異其音基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在後不及期也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醪音牢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

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爲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師古曰嫣音偃）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爲能當戶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乃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

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壖音人掾反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畏其盛氣後愬之上上召禹

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劔斫絕纍欲刺虎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縋絡之而下也纍索也音力追反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

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劒客也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命中者所指名處即中之也扼音厄）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曰向）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

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廼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脩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也）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浞音仕角反）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

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曰求至春乃俱西也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
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
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
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步樂
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
軍居兩山閒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
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音胡郎反令曰聞鼓聲而
縱聞金聲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鐲鐲音濁虜見漢軍少直前就
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
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

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至也其下亦同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鼙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音家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

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絭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絭音去權反又音眷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

黃與白爲幟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師古曰鞮音丁奚反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

曰拳衣卷褏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褏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次下亦同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

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一曰從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誑欺也孟康曰媒酒教孽麴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

千深輮戎馬之地師古曰輮踐也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綣同音去權反又音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冒音莫北反首音式救反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凶奴之兵也暴猶章也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纔同謂淺也僅也史傳通用字他皆類此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

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廼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因杅胡地名也師古曰杅音于）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

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閼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廼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爲王而主其人也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幷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舊與相知者俱至匈奴招陵立政

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
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而數數
數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順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
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力到反）兩
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立政大言曰漢已大
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年少）霍子孟上官
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字少叔桀之字）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
孰視而自循其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
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霍子孟上官少叔
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政

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歸易耳恐再辱柰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服虔曰趙信也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

有三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廏監師古曰移中廏名爲之監也移音移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鞮音丁奚反恐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反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荅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募士斥候百

餘人俱(師古曰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爲斥候者)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音工侯反)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師古曰昆音胡門反)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趙破奴擊匈奴兵敗而降)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

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廼死是爲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也重音直用反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臣瓚曰胡官之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師古曰言謀殺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毉鑿地爲坎置熅火師古曰熅謂聚火無焱者也音於云反焱音弋贍反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芳目反蹈

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諭說令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劒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劒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師古曰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

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
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
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爲也且單于信女使決
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
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
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
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
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
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孝反絕不飲食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飤
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吞也音宴數日不

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反乳音人喻反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師古曰無人給飲之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也屮古草字去謂藏之也音丘呂反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師古曰靬音居言反武能網紡繳檠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檠謂輔正弓弩也繳音斫檠音警又音巨京反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劉德曰服匿如小瓶帳孟康曰服匿如罌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晉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罌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

牛羊師古曰令音零丁令即上所謂丁靈耳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服虔曰武兄嘉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師古曰除謂門屏之間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師古曰刎斷也斷其頸也音武粉反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張晏曰武弟賢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爲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副也金日磾傳曰養馬於黃門也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

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蒙

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師古曰效致也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陵惡自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己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閒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爲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爲因邊境以爲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爲候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與甌同音一侯反

脫音土活反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
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嚮臨哭也音力禁反數月昭帝即位
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
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
具自陳道敎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
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
以讓單于師古曰讓責也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
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
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
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師古曰貰寛也全其老

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隤墜也音大回反）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謂集聚也）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

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師古曰疏謂條録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顓權自恣（師古曰顓與專同）及燕王等

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預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

樂昌侯王武也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云蕭何造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

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爲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

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賛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荀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班固　漢書五十五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僮者婢妾之摠稱也媼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師古曰冒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衛而冒稱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

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書本云牧羊人閒先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妄增也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文穎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迺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古曰建章宮中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師古曰逆取曰篡故得不死上聞迺召青為建章監侍

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師古曰籠讀與龍同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師古曰仍頻也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

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師古曰高闕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建築之也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允北狄名即匈奴也獫音險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衆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獫狁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産畢收爲鹵巳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爲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也爲北河作橋梁也晉灼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名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爲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爲一級也）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衆也一曰醜惡也訊音信）敺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比頻也）所殺略

其眾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内史李沮爲彊弩將軍（文穎曰沮音組）大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移反）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於是引兵而還

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工郎反）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

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師古曰傅讀曰附言敖摠護諸軍毋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爲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毋軍一校則別爲旛耳不名校也封敖爲合騎侯晉灼曰猶冠軍從票之名也都尉韓說從大軍出窴渾服虔曰塞名也師古曰說讀曰悅窴音田渾音魂至匈奴右賢王庭爲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言在大將軍麾旗之下不別統衆也搏戰獲王服虔曰搏戰擊戰封說爲龍頟侯師古曰頟字或作額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爲南窌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奅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窌音普教反奅亦同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爲陟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

吴安

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大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幷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還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師古曰犇古奔字也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

歸青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正軍正也閎名也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師古曰言衆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喪盡也一說若建恥敗而不自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閒（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

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讀曰諷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行在所是歲也霍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搖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並同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

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行音胡浪反）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亦單于之季父也羅姑其名也比頻也）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曰史記云甯乘齊人）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親母也）青

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
迺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
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讀曰導）
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
病侯一歲元狩二年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
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隃烏盭（師古曰隃與踰同盭古戾
字也烏盭山名也）討遬濮（師古曰遬古速字也遬濮匈奴部落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
王國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師古曰攝讋謂振動失志氣言距戰者誅服者則赦也讋音之
涉反）幾獲單于子（師古曰幾音距衣反）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
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蘇林曰匈奴中山關名也李

奇曰鏖音麃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爲鏖糟文穎曰鏖音意曹反師古曰鏖字本從金麀聲轉寫訛耳鏖謂苦擊而多殺也皐蘭山名也言苦戰於皐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晉說文音皆得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鏖麀牝鹿也音於求反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音上列反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渾音下昆反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爲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許虯反屠音儲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下皆類此也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

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師古曰軍行而輒稽留故坐法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祁音上夷反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張晏曰鈞耆居延皆水名也淺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謂以舟舩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祁連山揚武乎觻得鄭氏曰觻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此觻得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轉取其名耳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胡王也師古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塗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

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弟十一爵）鷹擊將軍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右千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封破奴爲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以爲號）校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煇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

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去病所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下亦同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眾

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如淳曰漯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漯音吐合反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穎曰呼毒尼胡王名也雁疪為煇渠侯文穎曰雁音鷹鳥疪音庇蔭之庇師古曰疪音匹履反其字從疒非庇蔭之庇疒音女革反禽黎為河綦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烏黎今此作黎轉寫誤耳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稠雎今此傳作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者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

王及厥衆萌咸犇於率〔師古曰萌字與甿同犇古奔字也〕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弓皆堪戰陳〕誅獟悍〔師古曰獟健行輕貌也字或作趬悍勇也獟音丘昭反又音丘召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三戰士不離傷〔師古曰離遭也〕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與軍旅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復憂患也〕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迺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

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一曰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令大發卒其埶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平陽侯襄為後將軍〔師古曰曹襄〕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也言坐〕迺悉遠北其輜重

師古曰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值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爲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驘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驘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驘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驘音來戈反冒音莫克反昏漢匈奴相紛挐師古曰紛挐亂相持搏也挐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大相殺傷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

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飤）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大將軍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爲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爲單于（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單于後得其衆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

呂反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

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服虔曰葷音熏葷允熏鬻也堯時曰熏鬻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師古曰葷字與薰同鬻音弋六反約輕齎絕大幕師古曰輕齎者不以輜重自隨而所齎糧食少也一曰齎字與資同謂資裝也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以誅北車耆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師古曰山名也濟弓盧晉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

（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爲墠祭地曰禪也）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大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師古曰檮音籌其字從木）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封博德爲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剸王伊即靬（師古曰剸音之兗反靬音居言反）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爲杜侯伊即靬爲衆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大守解校

尉敢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左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滎陽人後為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去病為人

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師古曰顧念也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不恤視也其從軍上爲遣太官齎數十乘師古曰齎與資同解已在前也旣還重車餘棄粱肉師古曰粱粟類也米之善者重音直用反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師古曰振舉也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蹵蹋而戲也蹋音徒臘反鞠音鉅六反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讓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

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

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玄甲謂甲之黑色也爲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豎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

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義見謚法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也子嬗嗣師古曰嬗音上戰反嬗字子侯上愛之幸

其壯而將之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謚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

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柰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諷）皇后言之上廼詔青尚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爲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最（師古曰最亦凡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爲

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征也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日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

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

李沮雲中人（沮音狙）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爲將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侯武帝立十八年爲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祋祤人師古曰馮翊之縣也祋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許羽反 武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大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大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師古曰以善御得見因用爲侍中也御謂御車也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師古曰再出爲票姚校尉也斬首虜

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吏有功侯者六人爲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衞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爲浞野侯後六歲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

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大子安定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爲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戾大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師古曰言不爲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勸令招賢薦士也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

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讀曰豫）

票騎亦方此意爲將如此（師古曰方比類也）

衞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